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七

明 林俊 撰

序

贈姚督學報政序

宣風猷而藻繪元化文章聖賢之道術神用也嗣前微而流遠響其惡從事哉矯華就雅入之實以收載道之文曰經義云爾經義以訓繹微言探心源而揆治範而

曰時文時文無亦陳韶奏缶宗鳥迹而行草為工者歟
夫視今為時則視古為古古與今一道又惡二文哉苟
且一間架以為媒名取科甲之資所教所學所考成者
率無越是宜文體之卑以弱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夫繁星麗天寒芒色正衆流宗海派別而同歸人
之文固天地似也岐而二可乎哉句章姚先生英之視
學吾閩身起而釐正之立文幟以指麾羣迷鼓翼多士
之氣圃博澤枯而別鑪鞴之固已奮迅人殊風趨而日

以化矣而準量中審虛明內照連篇累牘流電一睽即
付外號目吏填姓名以進據案嘉獎摘瑕類而斥正之
隨人覆誦連數十語不落人驚為神安其公服其精鑒
深以愧屈焉長養成就文體於是乎改觀夫文章與時
高下者也氣化人事相沿文體不得不因而異興衰振
落固有執其機者胡瑗教授蘇湖士知有體用之學高
錯歐陽脩知貢舉文體為之一變意者其時也前成化
間遂翁在中書士爭出其門無問可知為楊公弟子及

視學河北而再視關西也西北人材由楊公為盛近弘治間先生在禮部亦踵楊公為烈視學廣右而再視閩南也東南人材亦由先生為盛二公之大致同也而精敏識治亦幾頡頏無愧邃翁之今日先生之來日也抑當時僅邃翁今海內士不知有與先生齊名與否代先生者果亦值是人耶又烏得不為閩士慮耶歲之九月先生報政行博士弟子者曰吾閩文宗由今一良遇姚先生其不可惜矣予二三子其疇依太息而去予退而

私喜曰澤之感人有是序以寘先生行李以竝告嗣先生者

烏石壽篇

莆東瀕海環三面皆山也鍾發靈秀山為盛然而無與郡城三山者比三山梅山鳳山烏石山也然梅鳳之秀公宇學舍當之矣惟烏石甲姓所專元夫林立聯壽雋以盛山之麓族諸兄菊逸公居焉是為少伯靜齋公之子侍御翠庭之兄既壽七十配孺人張亦壽六十有九

翠庭偕鄭氏壻別駕希悅各詩若文為壽諸姻友復屬
烏石壽篇詩所謂如岡如陵意也夫山或焦而童或伐
而赭或僅而蓐莽之林若灌木雲連其地力物產宜有
異者又况密邇閭閻有長松古荔屯擁是山者哉毓之
人可徵之物也公鄰竝郡博鄭順菴壽八十八處士陳
恥軒壽八十三林乾齋壽八十五方厚庵壽八十一而
方郡博哲齋之母壽九十九林侍御時獻之母壽九十
二烏石固壽鄉也公高祖高齋公壽九十一配壽九十

少伯公壽七十九配壽八十六林固壽種也又况累葉
載德培夫壽者有基化日舒長躋夫壽者又有域而生
以九月九日菊候也非所謂晚榮者耶菊而逸非隱自
居餐英飲水非取夫壽以自况者耶昔純佑以不違文
正左右不應辟舉其擇將帥城大順得鈎摘捍衛功為
多故稱純佑賢子晉叔向垂聲邁烈兄銅鞮伯華匿德
為隱故稱羊舌氏進退兩尊今公之裕蠡少伯也無亦
純佑之孝聯輝侍御也又無亦伯華之高其猶夫人之

子若兄者可例論耶予又愛高齋壽圖予高祖邑博三復公寔秉是筆洪武壬申歲也迨今歷兩壬申予又秉壽篇之筆是固水木足念而通家宿好亦足徵矣抑二高齊壽者也二玄是似造物者可借壽篇屢役予弗腆無得謝焉

雲莊敘懷

今年春張使君白齋先生將請老於朝致莆郡事以去以予特道義厚也過予雲莊叙懷予曰先生故長者務

寬大休養生息吾郡人安焉老於年亦老於事以充養
完就其德器張聲矯行先生奚有焉其幸終惠吾人先
生曰非是也前大理時一疾甚奇每大作目暈面發赤
首重殆不可舉以猶力之差強寺之政易以治也茲間
時月發發則無復可忍將日昃之離也猶役役簿書病
且勞勞且復病為吾計不既左乎人不吾舍吾其如人
何哉且地有所宜而性有好不好林區川浸禽魚之地
亦禽魚之樂也易其地則不可強矣昌黎子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與強能之竝以戾矣方予之結志藏脩也將
謂鼓之無前而久僅一遇又將謂掉筆詞垣發鏗鏘而
文金石而吏局僅淹重勞以郡縣之事我其既俗矣造
物者之不吾謀有是夫繪二牛感倦鳥東臯子托風自
逃其固無謂哉吾將對碧山怡悅白雲匪石之心其不
可轉也疏既上涉秋猶未得報則報政有期先生曰吾
去而俟命於道未得請將面疏天子祈哀焉予曰賢哉
先生其志高以決矣世嘗患古今人不相及先生與二

疏異耶先生襟度夷洒詩力老不衰子美介甫夔州鍾
山時也予解兵東還力盡沮作其不能軍矣先生每出
挑予則閉壁奪氣茲去而果得請也主盟雲物於二百
八十峰之上與川魚林鳥同其樂氣當自倍視棄繻生
而少之將有甘受巾幘者矣二庠師生謀留行予曰報
政自故事予惡能用情哉抑先生志也書以為贈

王南郭詩集序

詩抒性靈而補裨風教者也感遇可以觀化諷諭可以

觀情托興可以觀物關雎鵲巢見王化之盛其衰也黍
離揚之水作焉旒丘斥其臣北門歸諸天詩人忠厚如
此而樸檉杜鵑羽驕皇草木鳥獸之名其可勝道耶
然其始也多出里巷之歌謠要其歸非賢人君子莫能
作也虞夏而降漢魏騰聲蘇李顏謝按音節而諧風雅
迨沈宋律體盛而詩一大變李唐時也朱夫子欲集漢
魏與景純元亮為一編真西山詩選不及唐律可謂樹
古詩之赤幟然亦未之有改焉爾國朝叅集諸體作者

益盛成化間刑部屬稱小翰林王南郭存敬尤號奇崛
逸才橫發壯思雄飛泉地出而星空流主盟雲物以盡
洩桃源山川之氣陳思之風骨少陵之體裁出入韋柳
蘇黃宋筋唐響通其正變意所詣極將欲自附名家者
流而未見其止也公於是乎有遺音矣吏事精絕自起
進士宰溧陽聿發清敏之聲由郎署出守吾莆褫奸剔
蠹宴然以靖赤子父母之病為禱歿葬其衣冠尸祝之
公於是乎有遺澤矣夫詩名吏望嘗相掩者也公獨不

然文與行恒驚違者也公又不然柄授方屬中身而委其化斯公之不能為造物獨爭者也然由甫之績前無其始亦無後以躡其蹤豐碑峩峩名宦血食重以詩篇之流布天壤俱敝可也其得終誄之哉公族人僉憲朝器梓其粹以行方石翁為題其畧予披讀揮涕序交遊事也書語其子進士坊子意著穢佛首既愧既怯及是逾十年病以老矣前諾義在終酬遂飲痛書之以慰公冥冥之屬噫文乎哉

畏齋存稿序

文章自秦漢而下作者益衆唐人詩至六百餘家然渾金粹玉無越徐鉉呂祖謙楊士弘高棅諸家之所選定至正宗軌範精義會編益以密矣初若病其太隘及得全集觀之似亦無甚漏遺他篇無作可也甚矣著述之難也非發靈宣秘走金石而震撼鬼神以泣效顰鉛槧祇見其繁也抑存乎人爾矣宋廣平張曲江之詩范文正司馬溫國之文無害為少若無多而使人惜之其又

何如耶今觀畏齋公之稿遺落殆若可念然惡在以多
為耶詩文知公亦淺矣公之先同吾林氏由莆陽徙福
唐又徙黃巖居之泉溪今太平人襲和累社蓄所未發
與發而未盡盡萃於公所謂麟趾麟定者為信先侍郎
公義育之所薰蒸藍青朱赤重以卵翼之素如丹穴之
雛燦乎九苞之先具方是時陳翰林逸菴以純深雅博
名當世公親及其門度尺之璞付之良工脂肪蒸栗有
不以玉德擅名者乎公孝根天性禮由天衷而學周國

家用莊肅邃永意之所至將力幹世道而坐回綱常行
高辭寡屹乎萬夫之望起於鄉人曰麟為時出矣為御
史人聽岡鳳之鳴長於畿郡於大臬於大藩以貳司冠
羣幸冠玉之售薄秦割而輕楚封事烈明偉高可視鶴
山次之亦不失閔道輩人嗚呼孰使公逢時而生生而
用而弗究耶公之問學絺章繪句云乎哉稿之存不存
奚在憾不憾耶抑嗣述之難朱夫子嘗為陳荀氏惜之
矣公之子薇同知壽州子弟僖實偕官窠有觀道焉廉

白家法薇守之以無愧厥父僖守之以無愧厥兄人將
曰林氏佳子弟關西之楊其無足多矣斯公泉臺之慰
亦予之藉手雲莊者也稿之存不存奚在憾不憾耶至
寶終出後之二百年有歐陽子將有得韓集於李氏敝
筐者矣公鶚名詳見明名臣傳

孝廉優獎序

元氣會而瑞符生景星卿雲醴泉芝草麟鳳龜龍神馬
希世之奇其可勝道哉然可快其有而亦無害乎其無

惟卓行之君子為人之瑞可有而不可無者也扶天常
立人極表律歆動之機固有不待令而從不待痛而後
威與居軸同其運化而泯乎聲跡之臨鄉有是鄉之光
國有是國之光表異尊崇君人固因為重世道之光不
少也近事言之處吾如賓其不謂是也君溫之瑞安望
家尺籍吾興挺立傑出自孤幼已然弘治戊申予過家
數貢士來謁既去予曰最後母有道者子弟待育笑曰
何神陳時周也鄉以為古數日過焉土屋低短氣蒸蒸

如甌院一柳獨陰君坐予柳下入告其母太孺人兒所慕先生來太孺人促具茗君出與予語久意以合昔周黨孤潔自謂不及閔貢誠是言哉君為推官為御史益卓絕母老疏終養問安視膳外危坐斗室窮理居敬清其心研究性命之源服器敝匱斤篲時自執勞一蒼頭應客不知有官容知有意外之營忘於貧猶若過乎其分之適粹衷完行動天地質鬼神堅苦不渝古之人或後焉吏部重其廉憂其不足備養奏食晉江學祿君辭

又以陳方伯珂舒侍御晟交薦奏引殊格優重上特嘉清苦月給米三石君又辭上若曰朝廷以孝治天下給米資養其毋辭異舉流聞遐邇懽快善流生氣羣濁冒之風為之愧沮嗚呼海內脩謹之士如君復有幾人哉固不獨為莆幸也皇上虔拳特複之恩斯其謂至矣東漢汝南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史稱其隤然處順淵乎似道莫能臻其分而議其方荀淑以為國有顏子夫顏子豈易儼人者屢空不改其樂夫子以為近道不遷

怒貳過請事無違夫子以為不愚而好學有若無實若
虛犯不校程子以為大勇然則君及孔氏之門殆將近
道者不愚者好學者大勇者荀淑及見殆將許憲者許
君熟養而須後効之收際主翊運道風事烈將匹休前
聞人漢高士無足班者揮使徐成卿欲專為其衛光重
求序於予予曰如賓人之瑞世所共榮蒲不得獨專也
況衛耶書以為有志清脩者式激聲聞而先鏡鑑蒲風
動自茲始矣

送湯新之總憲江西序

巡省風俗之使始於直指於觀風於按察觀察察訪於
提點刑獄提刑按察司國朝因之總司視御史臺道視
十三道中外並峙以提振憲度整齊百司坊民欲而平
事枉非隆實峻望無足副者於是吾閩憲副湯君新之
有江西察使之擢君始令崇德也有廉聲予起視留臺
過焉優以坐君謝不可予曰獎廉也既別予曰自愛自
是君賢名予心口以熟君為御史以風力聞方逆豎之

中禍士夫也位為蹇力為困剥為及膚君搖撼顛墜瀕
坎陷而無悔逆豎既正法君連起有今用益究而剛不
渝穹階固有屬矣夫事任分者易為責總者難乎為委
察使總司者也震撼之鎮定甘辛燥濕之調劑果盡服
其心乎故處同僚難下者難見而上者易觀也一病利
之置施廉墨之舉刺果盡服其心乎故莅百司難深情
厚貌張虛而駕浮發摘奸隱燭幽陰而皂白一二之果
盡服其心乎故刑獄之訊鞠又難一明獨運而羣蒙以

昏一誠自將而羣售以詐故馭吏又難通者身之便非
勅法之宜公者政之平非媒私巧請者之便故處柄要
又難其亦故有道矣夫仁以宅心義以臨政寬以養量
而明以秉幾哀多益寡謙其可循也明慎用刑旅其可
象也立電照之體以施有雷震之威使美惡無遁情而
威富無得以干吾法噬嗑又可用也夫然後素也誰污
之完也誰缺之自愛之言為君重屬致成終焉是亦計
世道者之意正德甲戌夏四月莆田林俊書

贈張白齋報政序

吾郡郡伯白齋張先生再以老請於朝不得命至是上
初考之績天官卿業已不可強留其實貳張君仲懷鍾
君理夫以贈言來告予受役多意不欲數數然二君曰
先生之欲也前二年解兵東歸拜先生公署獲覩屏間
聯句有所謂鶴踏春晴者予為之驚詫曰思之精有是
既又得先生見遺數詩最後得所著白齋淨稿盡讀之
疎宕孤絕如峻峰激流景出象外平生齷齪全垢之腸

為之一盥每拘局堙鬱偃蹇沈滯取先生詩枕肱疾讀
則風融氣流神爽為之飛越古所謂誦子美詩已瘥讀
陳琳之檄愈頭風有幽憂之疾受孫道滋琴數引不覺
疾之在體者庶幾焉方故人落落壇荒社散之餘藏聲
卷迹韜其芒以自老孰謂海隅天角天遺一嗣音以主
盟風月於我雲莊之上相長益不落莫如許耶亦深幸
以快矣先生沖澹簡遠充養完至洒洒然出凡格吏事
諳委是是非非物無遁情而售奇運察要非心之所

樂也夫立體所以成化長孺之重卧治子賤之盡日鳴
琴亦治何武無赫赫之名而去常見思吾人道殆將如
是也先生請老不得去茲託之報政以行為幾固微而
為意亦深以決矣今君相搜進羣髦商畧文治而咏歌
太平固不欲勞老成以筋力之事安車蒲輪在山林尚
欲迎致又况對揚清光之下叅檢閱而備籌量者哉處
先生固有地矣

遙壽元老韓洪洞公序

士君子有大同必有大異露揚桃淺可以卜其中之所
存而旋天扼海要非綿軟之所能任也我洪洞韓公質
庵諫垣時也不立厓異於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籌
諸心體量諸事為理當否物勢便戾政因革所宜蓋有
人不能言獨言之者矣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
徒廓大遽永莊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
而下善以詢咨遠猷根求彞憲默化潛運泯乎其無形
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

與司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庵稱弘治大君子既又
與二三元老大小文武臣伏閣論事賴宗社神靈皇上
仁聖名德始終以完優游然桑柘之境伯子士聰輟州
守來侍仲子士奇叔子士賢官部郡江南水陸之甘時
一走致公頤養天和弄孫子結盟野老之社明年乙亥
年七十又五矣洪去蒲八千里而遠問遺往來如東西
家意索形求不知日之午月之夕予入公幾夢風雨寥
泅公亦懸子幾臆也又不知夷吾鮑叔居易微之景仁

君實當其時有是事抑未然也莆人善傳真子欲圖吾
二人真於短壑蒼松之下寓壯衰繼懷與意似而合貽
兩家孫子世好之厚公不予為迂謂然否也公平生絕
勝婢自夫人先世獨處者三十年及是形神堅壯面沃
若有光蓋所完者固一身之元氣亦士風世道之元氣
也老成耆德士類倚為元氣覘國者問安否知吾國有
人世運污隆身卜焉公之壽與予之所以逢壽公者其
循常壽豈規規疇昔朋故之私云然哉公誕賢之旦去

菊日十有七日餐英據圖固簡飲諒亦為予亦醉

贈王石泉山東右轄序

吾閩幸王公石泉總吾臬也右良植弱濁冒斂戢豪食
風為之沮未半歲公有山東右轄之命民羣言之當道
請留非不知其不可而愬愬然以幸聞於上以終還而
畀之閩斯人心也公初為御史有名巡湖南湖南人稱
真御史必曰公曰公及知廣陵廣陵人安而服習之歷
兩遷始總湖臬而再總吾閩也人以為滯公邃學精識

材優激揚而宿望足以鎮之如鈛斤運風駿足之騁熟
路由今之見以符於昔者之聞公之席宜於南未煖而
奪之東也夫勞極天下惟獄然霜清冰寒有畏而無愛
故職曰雄職政稱肅政而司刑謂之秋伯亦既優而舉
之矣方伯甸宣之重有逸而無勞布德和令陽春襲物
煦煦然流澤之所優於臬宜優於藩也公之席又將不
煖於東由中而奪之矣嘗私攷之風俗之論謂齊經術
魯學問由太公周公之教然以齊魯論治與夫子變俗

之漸觀之魯遺風尤在周禮猶在魯也夫子大聖魯人也孟子大賢鄒人也承文武周公之道以垂教萬世而鄒魯之重有今閩海濱猶擬之況誠其地者耶王道先庶富而後教化近者流寇蹂躪民壯穉枕藉死殆不可謂庶矣十年生聚省其役以蕃息之者竟何道青之田上下究之田中下近容有不耕之田禹定土賦究作十有三載乃同今不知何時得與他州齒何術以竟省其賦固未易能也况教化之施以盡還鄒魯之俗者乎則

東亦未謂無勞也得人而久任之東之所也而滯收尤拔以授柄於內者日常乏材賢如公容獨責歲月之效以需東之澤哉予不能為東謀也又焉能為閩求畀哉

贈龔蒲川湖藩左轄序

成化間予與李少卿范庵儲少宰殖庵夏通政梅所今大方伯龔公蒲川十許人同在留曹頗自貴重為一流人其後歷中外皆有迹予獨落落無奇負餘愧焉弘治壬戌天下諸司朝京師孝宗敬皇帝旌治理尤顯驗者

數臣賜宴服以風在位蒲川在數臣中方須有殊用蒲
川以大叅病告言者數疏起用上可之迨正德甲戌始
以右轄起視吾閩方是時藩臬多君子公與左轄胡公
竹亭介特清簡如一鑪鞫閩則何幸二公也居數月蒲
川假行部之便過予敘懷悲哽歡快孰謂露稀星滅天
遺吾二人良晤如是耶明日約遊我雲莊詰旦竟阻以
事促還雲物盼盼然缺望猶時寄聲遊期方俟之公有
湖南左轄之轉書來道別竹亭亦來屬贈篇矣予義不

及送後之會無復期雲莊之遊者夢也公素履特定歸
特早復與人世一責則斯出夢也公仕牒幾四十年由
昔誠遲由今若誠速遲與速則亦夢也而乘除弗爽物
價終酬失東隅而收桑榆者如此夢而非真夢也吾道
之行為吾人一大願耳奚足留一意區區離合間哉抑
均之遲暮感耳晚節末路尤吾人所深留意無容有苟
焉者彌綸應會顧所自處以旋轉開合副天下之望者
何如夫迹寄者易類名者爭之器君子有其名未若無

其名而顯秩要樞敝敝終日夕以獨膺叢寄孰若處閒
任散對樵牧語為適哉湖南旬宣行也不言旬宣語所
大者如此夫無智名無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賜如狄梁
公如司馬文正身殉社稷可也如呂正獻如文潞公平
章軍國重事可也如疏太傅辭位而去如崔清獻未嘗
造朝亦可也公籌於斯數者

程氏姓源序

系牒至周為詳漢而下有世譜官譜百家譜氏族志姓

氏錄官有世胄而譜有世官名大姓者過江則王謝袁
蕭東南則朱程顧陸山東關中則王崔盧李韋柳裴薛
其餘邑各有望衢在開化則程在常山則江程起程伯
周宣王時人也其後嬰存趙封君黑從漢滅秦晉從破
曹操皆封侯元譚為新安太守侯景之亂靈洗起鄉兵
保有州郡封忠壯公嗣是富起鄉兵定六州追封昭烈
侯宗楚討黃巢戰歿贈司徒其子金紫勳孫御史大夫
彥光曾孫克柔三世守德興以捍饒衢信之地濔守東

密淘與其子旭捍開化皆廟食龍山賜額顯佑傳其從
子杭從孫淮沅皆居開化故程之族始新安傳饒衢為
盛開化上湖之程蓋淘始也江出玄仲封江其後居陳
留至源始居開化景房徙桂巖基徙番陽泰徙常山故
江之族始陳留亦傳饒衢為盛常山雙溪之間蓋景房
始也二姓仍世有連紹興間元初自程來後於江遂附
江姓按江氏譜稱彪未有子擇於程而子元初其後彪
生元鼎元復仍子元初則元初殆李氏之存孝傳者謂

元初隨母適彪故冒江姓又殆朱氏之范仲淹居今世
已七傳而姓猶未復噫其亦晚矣夫元初之後歲時所
祀與所拜者江之祠江之墓則江祖也程則何祖哉昔
狄青一武人猶不附梁公程儒衣冠肩武駢接容無青
為烈者耶識者恥崇韜拜令公之墓固同姓也矧姓而
異者耶揆之春秋之義程固滅江而亦自滅也然循襲
既遠食指實繁非元人鉅公為之領袖誰從而復之吾
郡分教君鉦用之以義起禮特譜由程其復姓之大幾

與予故攷程所自出與入開之始為鋌立赤幟以指麾
族人嗚呼水木源本之論程者祖而江者非祖也世無
無祖之身復程之疏朝具而夕以聞無不可者與仲氏
司憲兄綏商校焉求真譜而詳系之則程之世既蝕復
完而予之臆揣為可逭因僭更為程氏姓源而序之如
此

贈丁繼卿得代序

令甲世官惟武臣為然勞其身以優答其子孫責以宣

力排難亦世如乃祖乃父之時其優之固賴之也傳序
既久殊失前意甚至謂文事不足習而國章人言有不
足恤嗚呼開國靖難之臣其亦幾完舊物哉總鎮丁侯
繼卿世以武功進明威將軍守興化習尚文雅慎庵退
然儒生介軒樹而為宏偉光大之烈薦都閫以體統行
其事侯襲官甚少紆綺無餘習才猷宣茂韜畧多講求
應猝整暇而公慎副之同類自謂不及吾流中間有愧
者為東山司馬及臺使所知屢引屢旌而屢薦之兵部

上為都閫者三官三十有餘年無日不膺柄任瀕海五鎮權同副叅衛使貳官雖尊猶韞弓房矢戎服聽帥令臺下侯推總四鎮二十有餘年南日建在中幫為四幫仰視隱然又一大鎮擇而慎以付侯侯再莅值歲連飢漳泉盜連起侯飽士練兵修戰艦嚴斥堠申令遣諜優有以待之至則就擒引而去帥令間肅冗兵挾校醉詈而豪奪者無敢跡故武村市宴然人惟侯安也憂其期日代去去復弊海鄉父老謀所以再借於侯侯聞之曰

負父老甚吾不故吾矣方欲角巾野服以藉手遊鄉先生故物猶厭容覲顏大鎮然哉強之又不可因予姻丈莫君廷昭以求重於予予曰侯不渠借也河濬之間傭車而酬直者廣原如砥日馳數十舍車人安之秋水時至河決殆若峻坂續絕濘淖而車不得馳不得馳則不虛取直矣物化固有夷而險易而難者君子與道消息能智能愚能勇能怯徐邈人以為通而又以為介其固始為同終為異耶父老曰侯不終借矣乞言於予刺之

綺以為侯贈

榕城別言

府尹牧畿內之民古三輔之職近時楊公月湖始莅李公仕脩繼莅未至代以竹亭三君子一時道望公提身砥行內完而外晦起曹郎歷大郡大藩在有勞績及是命人皆曰聲先實副挈而與之矣數日公書來雲莊曰吾斂四方之志為一壑之雲力亦有弗逮也順天人稠物雜其化物已久爬櫛澄汰反之正難且勢以地異遠

則專專則其志可行故吾也近則分分則動有牽制不
故吾也吾胡取一類哉投鼠忌器熏狐者顧其城有不
可問者矣為雞謀菽狸伏而掩之為羊謀草狼恣而噬
之有不得制者矣雞棘燎蔓惟恐夫蕙蘭林木之傷有
不容擇者矣以剛則敵而徒以速悔以柔則隨依違附
和委弛而不自振辱殆甚焉吾焉折衷哉予答書曰斯
所謂循良公也公繼月湖者也月湖鎮雅黜浮居然古
意樹奇運察於公奚有哉嘗觀夫醫矣補益元氣無責

夫歲月為功而攻黷速效知醫之所無取周人東郊之
治歷三紀而風始移慎始周公也和中君陳也成終畢
公也政不同而心同也俗因俗革奚局哉故曰三后協
心同底于道繼月湖之政豈在規規守勿失間哉吾夫
子論政以寬而許舉政者以猛子朱子亦主用嚴之說
剛柔相濟殆其然乎公自念哉有子人之大政有潔已
之大幾造物無足吾人屈久矣僭公謀焉藩伯姚公東
泉陳公蓉湖鄭公巖山喜曰是可為贈

贈王石泉大叅湖藩序

翼城王公石泉在進士齒特少候朝之次退然寂坐羣
喧中予時在刑部屬私異之曰慎重有如此者起貳閫
臬顧我雲莊中間契闊者餘三十年公鬚毛蒼短德器
益以渾成冠服仗衛皆數十年陳物歷階登席一起居
外無復話言茶畢請而退私異之曰樸簡有如此者公
衙非致胙致餽食惟菜豆臨視下屬厓角俱化而區別
畛域無爽使人無少涉蹊曲之萌詞降而心愧屈焉又

私異之曰廉永有如此者予所宿與名下士李公士脩
黃公公獻意者公品流長短補截意者或右焉一日龔
蒲川道公在諸生為沈思古獨賞儼之吳下奇士在留
司視獄外不釋手書卷有博洽名為員外郎移病歸養
老母既又疏終養疏致其政家居二十有餘年逆豎誅
例以清流起用不養交不循俗速化同時人俱盡無知
者而載淹以久中實外晦泯一定於紛翔競騖之時士
居今有是哉乙亥公始有湖南大叅之轉寅窠稍稍為

洩所弗平而重致弗滿為公之地公自若也予於是求
公於古人要所謂有道之士非歟始公引疾包孝肅親
老侍養之本懷乎繼致其政北宮子衣褐之終身乎繼
而起越石父敝冠反裘而負芻乎繼而又淹太史公周
南之留滯乎夫為親自為竟而未免人役迫於勢也不
見知而不終悔命與義也求公以諧世不逮人亦遠矣
求以集事猶夫人也雍容廟堂標表來進翊雅而愧浮
歆發感動與防範而刼制扶掖之機有前此而後彼者

總臬周公公儀偕寮案三數公以序為役予僭為顯幽之論使識治有聞私失士自創而箕穎初懷歸意滿腹不置此么麼也

榮壽圖詩序

國家崇右風教優異臣工內七品秩而上三載初論稱得封父若母以旌年勞敦孝理於天下戶部主事龍坡黃君伯望用是例封尊府廷立先生如厥官母方封安人士大夫作榮壽圖并詩為壽而俊實濫首簡惟子之

愛其親亦猶親之愛其子愛其親欲其榮壽猶愛其子而欲其才且賢也其性至真而其情為甚切然才賢者可自盡榮慶者莫之致而至故洪範五福不及乎貴孟氏書著一樂釋者謂繫之天物固有造化不能齊者先生年七袞太安人七袞有三冠翟交輝椿萱偕老亦榮且壽矣莫致者可致不能齊者顧得而齊亦何以得此於天耶先生夙承尊府廣元教諭公庭訓授主事君以世儒業教諭為父主事為子其作述者恒無憂悶井撫

謙林泉毓晦其盛麗者恒無縈詩書衍澤孝友睦家安
人和懿父安閨壺雍肅其俯仰者亦恒無愧得之天者
宜夔異矣今夫水澄之則愈清水培之則愈茂而謂人
不然愚如俊不信也先生蔗境清夷齊眉荷寵主事君
凝重服官樹有風節究所自盡以迓續休命於天良亦
深致助愛云耳身親枝也不重於身亦重於親輕其身
而能重其親者蓋或未之前聞也則所以守己者烏得
不至為學者惡得不堅莅事者惡得以不慎且勤身重

則德尊德尊則業久業久則名彰而親之心以樂心樂
則致壽積久可以累榮得之天者則又宜夙異矣俊庸
序之以發始事之端為後日愈壽愈榮地云

黃鶴樓贈別詩序

黃鶴樓名天下山延袤數百里趣鄂城距大江名曰黃
鶴山山盡處石隆然崛起石之上樓也傑棟崢嶸層疊
飛舞偉然湖南一奇觀岳陽滕王不及也予嘗評斯樓
有君子道焉屹立天南下瞰八極俯岷峨倚星漢而不

知其高納洞庭吞雲夢而不知其大洪濤弗驚疾風無
靡寒期暑候與時偕行陰慘陽舒憂樂同態喧而能寂
特立而不隘斯其大凡也登斯樓者其亦將無取乎有
是江山有是樓無是人其不孤乎登斯樓者其將能無
負乎進士金沙馮君時濟朴直沈晦好問學善記古今
事頽然儒者奉使岐藩道經武昌憲副沈先生思古暨
諸君子飲餞之黃鶴樓繪圖賦詩為別俊序其勝與其
所以登者如此君固取斯樓哉樓不孤哉君固能無負

哉異時翹楚士夫洸赫閭井振耀古與今如斯樓擅名
湖南等而上之其必君也若曰凭高眺遠把酒臨風旅
烟霞親魚鳥樂斯樂矣殆非諸君子之意亦非所以贈
君子也

少宰何公燕泉贈篇

命物之不齊氣也少慧乏遠至之期而晚達亦孤蚤遇
之適德優者才局質厚者寡文氣之鍾有如是爾燕泉
何公上世再以易學取進士樹英稱迨公而清發穎異

昌黎子謂南諸山獨衡為宗而柳當中州清淑之氣竟歸之老氏者流予常薄其輕妄公有得當者嗣學於家成學於李文正公之門也怒長迅發謂慧也少未冠掄鄉魁第進士謂遇也蚤而腴中瘠外退然若無能盤錯開解恢恢然有餘用矣仕而無忘力學會博領要尚論古人高詞巨策作者相頡頏無愧其在司馬曹也勞望積以逾久始大政山藩長卿太僕君子謂淹副都憲巡撫滇南也君子謂允方是時羣奸柄政私門溪壑之欲

倍於常供民搖抗不可靜公懸法杜橫守貞而運恒奸
豪斂氣臺憲生風焉迤東夷引類連羣干我王度公曰
養之過也吾芟艾之算授而功告成君子謂智且勇新
天子更元嘉靖拔用正人進公少司馬南京方俟代又
入以為少宰夫本兵固所習閑而銓鏡之重又非公不
可於時白巖喬公石潭汪公暨公皆極三銓之望輔成
新政羣心具屬焉夫治道在風俗風俗在人材吏潔於
上則風清於下表儀歆發重有執其機者拔真斥偽本

衡量之公而柴車藿食亦本樸儉之化正身率物固節
用愛人地也亦渾龐敦大王化顯行之大關綱領五曹
訓齊百職以上贊皇猷其非細故也滇去閩萬里藩臬
方陳諸君子專介屬言意若有所授拜公辱焉不揣忠
告為斯人翕張抑亦自攷云爾

大禮奏議序

嘉靖釐革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今人聖君賢相其若是
盛也方大老石齋公服憂解柄先皇帝專使強起於家

禪畢敦迫以來不溷俗化不養交不草南巡制勅爭國
璽不以隨固已窺見其獨一旦翊真主以運幹泰平元
猷祕策如陽春播物萬象改觀挾日以升遐隱畢照然
後知老成謀國晦須以章天地祖宗其固有以待之也
尊號之議首尾數十疏義正詞嚴上煩聖天子委曲引
諭如家人父子不以卒變一時偕事侔德協心至封還
內降決從違為去就臣直君仁一時之極矣議濮溫公
蜀公王呂諸君子固在無報詞魏公六一地下猶有餘

愧也公身當國怨揭家族以博中興古社稷臣也譬諸
舉鼎百鈞盡氣再絕臚方知舉千鈞者之難舟百斛盡
量再胥以溺然後知萬斛之舟長風駭浪如輕舸穩流
之不可及也公有摯旦之烈以不居無右之功峻階穹
爵懇辭若浼焉是謂勞謙有終俊無似願祝公卒佐聖
天子聖天子卒用公公卒用天下之賢中外順則圉毓
太和以造民福為皇明卜世俊雲莊一席其有餘帖矣

金田王氏族譜序

留臺右轄王金谿公之族出撫之金谿至安成金田為
盛又二十有一世為公猶號金谿寓無忘也夫萬有一
氣有所始爾矣諸山紛錯而皆本崑崙葉令王所由始
金谿之崑崙也吉守德載翁王載遷之始金田之崑崙
也其間昂伏續斷脊而岡阜而陵夷而陸者何限至公
巋然喬嶽為雄鎮具瞻蓋相承者世所以相承者心也
世貴於傳傳在人人貴於傳傳在心則道有足恃而氣
機突發叢巒複嶂有例視為常者鳳無百鳥之羣秦棘

之茂芝蘭伏焉王金田之譜修自公諸父翁國禎父贈都憲翁光表而載修於公其取諸人其取諸心其求諸道之獨尚其氣機之突發為常者王子姓當自得之離而合遠而自近譜乎始倡而先和化而齊亦譜乎始子文之治楚也君子謀其後光遠自他有耀所以卜敬仲之收而忘世之賢無能為父一貫其不深可慮耶公方格勁氣折不能柔子立羣邪之間無取自濶幾先遠禍退勇林棲者以久寧濠叛公不共戴天相陽明公以立

收擒王偉績奠安國勢息搖抗之人心聖天子居潛熟
知而義與之應天承敘公一年四轉官猶若未副答功
以慰滿人意斯人論之公亦欲王氏道也詳見公敘

辭謝錄序

元人者必有以貞其志浩其氣俟時以發其光明雋偉
之烈大明當天羣陰退伏其非細故也大老石齋楊公
起異童收蚤遇以有今師垣歉若嗇退焉其若怯吾不
知其勇其晦之深也方正德間壬辟煽處公無私同出

貳司徒留部春宮舊德殆非其所也未數月先皇帝念之晉司徒又念之召入以為內閣公辭不可老以請又不可殿學孤卿荐恩異數公辭不可歸省少師翁又不可服憂存慰勤復未卒制使相屬於道亟以還公人者曰公胡為起也巡幸爭不草制載空勅符璽以行強之又不可公之危亦至矣忠誠所感竟有以諒其衷而强委重焉以竟收受遺定策之功健將驕兵元兇宿蠹夷劉翕戢之聲色俱泯之間鼎革之會也狄梁公為唐司

馬公之為宋以期還我祖宗之舊功高弗有而力辭世
封焉公無南無去無怫心之任非所以為公南而入去
而遄求怫而要諸道猷裕圖終弘濟艱難其弗遺餘力
矣君子在治在亂若鳳潛升貞利龍之所以亨道消息
爾矣公前後五十餘疏某竊觀危孫之機今天子明聖
遐隱畢宣危言亢志百世一時也某以徵之天下士而
集思廣益則願之於公公無讓哉公戊戌進士前輩稱
榜中得人一公可也晨星落落同時亦僅某故以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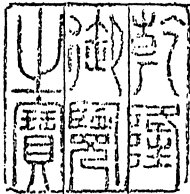
竟陵孫氏族譜序

族譜本始之書兩儀始太極萬有始兩儀萬有辨類祖人之始也始則羣而姓別之別而至於紛不可辨譜所以原其始也寓目尺楮之間尊幼戚疏於是乎在而豈徒者哉自冠履易實舊物改觀高華望閥賣燭而鬻櫬者何限故譜其有存者耶大司徒安陸孫公九峰之族之譜其得而盡觀之衛康叔之後武公之孫曾耳為衛上卿姓始也自廬而常而沔而郢中為今安陸族始也

自興二而重而銘而虎而毅而盛而忠世始也自公而
上遡之忠則父盛則祖又上則曾則高我太祖龍飛淮
甸銘六兄弟迎自采石定太平入建康死忠者半功者
半銘千戶侯淮達百戶侯注安陸一衛使相聚也出聖
諭云爾既之飾樓楯復宇廨為安陸舊觀而淮移鞏昌
達移忠州比卒皆還葬安陸生離死合誓固云然也既
之虎讓世官於仲氏信而自占民版安陸孝友之行孫
世承焉既之信護衛西安而大宗之後由公而祖而父

皆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子元為御史又為編修
重緋疊紫三房之世官無及甚矣讓之為德謙君子有
終信夫世常言鳳麟無種貞元會而儲精發祥出飛走
而類者也公純德遠猷孤忠正色由上宰入為司徒歸
隱九峰受知今天子潛邸起耆宿再入為司徒以輔成
新政為國當怨必欲杜利孔清利源還虛耗殷阜之舊
國命民命身任不疑功朝廷而望中外為今鳳麟編修
君亦鳳雛麟趾為類孫上卿始盛千兵兄弟再盛至公

之橋梓而極矣抑環復乘除之候有不得常者獨不孫氏念耶春秋生落草歲計松栢千計金石以天地為春秋公肖質引類小之為松栢大之為金石於孫氏盛卜焉公交名志同其字後學尊而不名稱九峰翁某五十年道義厚敘斯譜孫告亦林告也



見素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見素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朱鎮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八

明 林俊 撰

記

九牧鋪記

國子監丞林大猷子道過九牧鋪而感焉求鎮遠知府
同邑周瑛梁石書之建寧知府上海劉璵廷貴通判餘
姚龔球天球碑之命族人子雲南按察副使俊記曰鄭

有鄉荀有里九牧名鋪自林氏誰之云者見素子弘治
戊申九月望日

墨竹記

墨竹一卷故太常寺卿崑陽夏公仲昭所作水石竹所
也烟靄竹時也脩癯竹容也聳拔勁節竹操也少而直
老而不仆竹之始終也羣而不同剛直而有制竹之體
用也君子居其所值其時正其容堅其操以善其始終
而具行其體用亦若竹然故多植以自況或者因留神

於繪事然象形益易則經營置位益難工唐蕭悅之竹
不可見樂天稱其入神宋文與可筆勢道勁柯葉疎理
殘刻斷簡至今觀之尚精神飛動宛然在風烟月露間
其言曰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則亦幾入聖者于時
蘇文忠公子瞻與其子邁皆善竹子瞻在徐畫竹益進
與可許之謂墨竹一派近在彭城我宣宗朝中書舍人
王孟端亦善竹其法宗與可而稍變之夏公之竹與與
可不合然亦臻其妙故名亦盛傳予嘗謂與可之竹得

其神夏公之竹得其韻使均其時彭城之派不復道說
矣侍御吳憲之以是卷示予披閱之餘為記其槩如此
憲之清雅有文學名家藏畫亦多尤珍襲此可以見其
志矣

倦還堂記

同寅王先生一齋家食時念舊居湫隘市地邑南結屋
庇寒暑而棲息焉屋背圭峰前匯河潭社溪二水東澗
遶其左障阜直其右土壤夷曠花竹清野灌木美石麻

布而羊蹲如別出一塵界旁有園可棗可桑田可秣池
可菱芡芙蕖畜之魚歲可盈尺可釣而有焉居之勝於
是乎最比服官未嘗或置懷抱也今年夏以疾疏于朝
乞致仕以去撫巡而下勉強之不可俊曰是吾人始終
也毋強以為一齋謝為知己遂顏其堂曰倦還紀實也
昔陶靖節令彭澤棄官歸栗里作歸去來詞曰鳥倦飛
而知還蓋以自況一齋庸取諸此夫鴻飛冥冥弋者奚
慕大鵬運風而下無幾乎斥鷃之笑鳥容知所擇哉載

翔載飛翳翳將夕天路靡懷舊棲忽在戀鳥無量力為
耶力則飛倦則知還鳥之真亦率鳥之性也離若真矯
厲若性折翼罹穀行且不免鳥亦審厥幾哉飛行也還
止也知智也倦時也不良于行不昧于止任其智以無
拂其時鳥得吾人道焉人之道適意而止耳隙駒百齡
逆旅一世過目浮榮吾心身中誠奚等物顧爾營營瀕
老死不少休無亦鳥之不如耶夫知足不辱知止乃不
殆出處立身大節容不深計預圖之耶靖節一齋其竝

謂無愧者或曰靖節恥督郵折腰命駕言旋一齋志豫而道亨遽爾勇退彼處其易而此處其難靖節家無儲粟至貸食自歡一齋先人之田歲可取給彼處其難而此處其易是又學惠之魯男子未宜一例論一齋廉斷方實記古今事甚富詩學陶文得退之風法負抱義氣以冬官主事論救大臣左官思南推官用人望薦授南京都察經歷擢湖廣提學僉事世居仙人

十德堂記

合一十一公為一圖紫執笏中立者睦州刺史諱披緋
執笏降左立顧若語者端州刺史諱葦紫執笏又左立
若聽者江陵府使諱藻緋執笏降右若前行者橫州刺
史諱著紫笏又左若平立者韶州刺史諱薦紫執笏
又右若階前者通州刺史諱暉緋臥笏又左獨下立者
邵州刺史諱蘊緋臥笏又右步橋左者循州刺史諱蒙
緋臥笏又左隱松間者同州刺史諱邁緋臥笏又右綠
執笏又右行橋間者福唐刺史諱阮福唐尉諱攢皆烏

紗帽烏布鞞大帶尉而上鉞尾皆鏤金雙鰲服飾樸古
博袖寬袪腰倍齊橫緝無辟積無殺縫領即以束頸無
中單方領鞞布文若襪復而異唐制刺史上州從三品
中州下州正四品尉從九品三品毳冕七旒五章紫綬
四品絺冕六旒三章青綬朱襪赤舄公事則朱衣素裳
革帶雙佩白襪烏皮履九品青衣纁裳革帶公事青衣
以後三品服紫金玉帶鍔十三四品服緋金帶鍔十一
九品服淺青鍔石帶鍔八要與圖不類意復有常服歟

圖故江陵裔孫訓導岳公所藏筆力神健絹寸剥無完
要之數百年物它無深論也舊位為圖俊序而合之圖
九牧紀盛也圖睦州所自出也圖尉賢也賢父子則圖
賢兄弟則圖賢叔姪則又圖江陵閩破荒進士林世科
之始也邵州及尉忠孝擅聞林世業之始也則十一公
也以十德名仍吾林之舊也趙丞相諱臯九子皆賢時
稱九德之父十德之門林之盛之始也仍舊名互見也
且曰十德九牧之父子九牧之叔姪踰其數無害其名

猶望後之賢子孫踰其數無害名九牧也蓋亦多矣有
竝賢以顯如是者耶真影千百年皆存如是者耶因舊
名附新意可合以圖無忝如是者耶林之堂皆所宜有
也抑深勸矣父者曰其母負是父子者曰其母負是子
兄弟叔姪者曰其母負是兄弟叔姪嗣德象賢濟美圖
一大機也嗚呼林自少師得姓至林丞相大盛睦州再
盛裔是而盛亦屢矣一門之內容或未然者其又可無
責乎嗚呼式克至今日休亦惟吾林之慶弘治己未七

月望日邵州二十二世孫俊拜記

湖湘二友記

西湖處士羅浮人先為吳市門卒風骨峻整不習為詭
隨名隱隱動江湖間有佳子殷高宗署之台鉉不為易
牙所樂媒孽弗齒其友淇生澳長身玉立有奇節毛公
連拔之以中書侍帝左右益長使貳楚子視刑曹願任
責焉生厭苦之去之瀟湘屈子不能識也處士曰君子
也呼為此君相與入荒烟楚水寥聞之濱學辟穀金谷

生者愛魏君黃姚君紫李白以陰見厚二友欲依焉關
其庭荆生弗治二友曰可去也拂衣去僕僕道途時天
寒大雨雪處士膚起粟此君飢腸屢空猶任直先已據
伯華上小五大夫肉食叔夜子猷東坡山谷重焉四公
死二友落莫無知者夜夢槐安國語曰非柳非楊兩木
之間其當歸比覺喜曰吾其林乎遇主人竝載以歸三
揖肅入為具徐生榻穆生醴范生鷄黍割肥擊鮮供張
甚盛二友曰毋須是其灌夫之從自是深晦匿英標逸

韻亦時一露見主人熟伺之自恨相見之晚動東南弗
懈風清月澹主人索處士笑為歌召南衛風之篇此君
發金玉為和形迹爾汝兩忘也嘗試孫武遁法主人夜
歸無覩也時暗香滿室東壁下淅淅聲主人燭之曰在
是在是更問何術曰吾能龍游葛陂肌化氷骨化玉神
化美人吹律而寒谷皆春亦未知實能否也謂主人曰
剛而不折直而不踈子過我術無足問也因訂歲寒之
盟心乎氣合若金石之友者見素子曰賢者也曷往交

諸坐而言弗應主人曰是毋幾風味者又弗應見素子
趨出喟然曰命之矣蹈三選之蹤而自溷鍾南之迹宜
哉君子之棄而處士見疎也主人字與慎別號梅竹主
人見素子則俊家鳳山同林氏云弘治辛酉四月上浣
記

興化府貢士題名記

賢書登之天府嗣是有相國之署慈恩之題登科之記
國朝叅而用之題名樹之國子郡而下聽焉夫士趨之

臧否人才之登耗風俗之若醇若醜一鄉者視天下易見其彰瘡易施也其惡可少哉莆郡學碑舊別進士貢士為二至是貢士碑位盡不可紀博士彭君流謀偕事立之以質郡大夫曰可部使者亦曰可別乘張君瑜遂獨任伐石劒郡碑之則來請記俊惟文運與氣運相盛衰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唐虞卜北土周卜中土自時文運漸薄于東南嶺海之區莆又南之尤也漢而降始籍民板永嘉時始系儒貫貞元時始第進士茂宗華胄文

獻成風駸駸然齒上國海濱鄒魯之論弗誣至趙宋而
盛極矣夷攷其故自吾道旣南宋亦南渡道固氣之先
至者也當時淮甸盡遭兵燹文運自不得不偏之南莆
甌閩下郡川岳委輳靈秀聿鍾生智以謀生直以諫強
有力以任惠以牧廉以風武以撥亂世而反之正元宰
貳樞肩項以出而道南之派又特漚于其間倡伊洛則
林艾軒師紫陽則潘陳諸君子風動雷行興起甚衆夫
鍾之者若是其異也開之者若是其先也端其趣者若

是其委源會其歸者又若是其誠至則文運自不得不
于莆獨盛今之莆抑未知視宋盛以否也發于聞感于
見成于修科目之登天下無及焉士習之爾雅亦然張
英風於寰宇質粹行於神明文騰奎壁之輝節凜冰玉
之操紹烈嗣聞鏡觀而善其視宋固未遠也記始於弘
治己酉至是凡九科二百三十有九人虛其左使嗣刻
焉嗚呼風俗誠大矣百扶之未足壞之一人有餘焉考
名論世鄉之人均有榮辱也其惡無責哉正德丙子春

二月吉日鳳山見素子林俊記

自然亭記

太常少卿孫君志同先為南京駕部主事市城之東隅
柳灣居焉地絕幽曠環圃皆修竹君規其中高之清陰
下覆以上隔炎歊修柯旁列如簣剝委徑以通其中廣
輪踰丈可坐十許人蓋一園丁窮日之力悶邃虛闕天
趣自然不殫不棟柱固莫知為亭亦毋害也晝寂
境澄攤書孤坐塵汨汨以將遠風淅淅而徐來挺然立

者自然之體哉。嗟然鳴者自然之聲音。淡然遠者又自然之風度。可攬而有也。金陵人以亭榭相高。即彼視此。宜若可笑。然粉黑丹碧。花卉圖書。盤盂歌舞之盛。不知竟入於俗。又惡知此亭清脫。便易自然如此哉。安所無事。任其性以無伐。其天亦逸且約矣。夫澹以明。趣簡以觀。其煩則盛麗何物。而凡非自然者。皆吾所深避。却走者也。君固寄有于亭。而遊君者亦自得夫亭之外。不然。金陵環園之竹。宜不少。此亭無得而稱焉。況誠非亭。

者耶俊辱君布衣交比同南京每過從則偕坐亭上久之而後去雖未敢自尾武公之塵要亦非六逸事也居再歲俊承乏雲南君尋薦署吏部光景轉瞬十四年離合逆旅此亭亦傳舍今未知又落誰人之手而此君亦未知無恙不也言念疇昔悵然動懷君邃密莊整德器完厚諸生時已賢名今已顯然物望亭之續未可知其寄有於亭者固自在也追記前蹟使它日論世焉弘治辛酉五月朔日莆田見素子林俊記

林氏重修先墓記

吾林按江陵墓田跋邵州續慶圖自隋開皇居尊賢里之北螺村先墓二十四丘在焉尚書續跋謂村北一里七丘竝丁向為江陵上世七祖居人至今能道者然未別何祖也公路之上今積翠庵之陰九丘一行竝丙向九牧墓也澄渚睦州墓也鷄啼坪烏齊院之上厲仙人授穴瀛州高平墓也瀛州睦州祖也高平其父也九牧子也端州江陵橫州韶州通州邵州循州雷州福唐九

牧也有田澄渚林主之栖隱僧主之以共修林之祠若
墓祀焉世遠族分北螺徙澄渚之居又徙端州則前埭
江陵則下井邵州則材行竹澗井頭其它蟻移蜂拆閩
粵間滄桑變滅田駸蝕祠墓駸以廢祭至正壬寅亂墓
不可守以仁者以九牧墓前地施永福寺僧霞谷建庵
食以田百畝其後霞谷之塔與其徒絕基之墓叅焉則
九牧南也侍郎公文議遷之不欲獨任法屬之郡優寺
之役以佐遷費公卒竟未遷最後從子軻廣公意偕衆

立祭田樹所立神位碑故九牧之墓前埭有祭弘治己未季瓊第進士明年俊起僉都御史材行房也又明年元甫為副都御史井頭房也又明年茂達塾富第進士而中書舍人載錦衣經歷釗太僕寺丞堪竝時以顯前埭房也其它領民寄膺士範捷鄉書聯竹澗下井以盛人曰十帖九通然哉左布政使華公仲賢俊祖教授公高弟子都憲同進士俊刑部時同官也聞之異曰九牧名臣名滿天下閩人第進士江陵實始之倡忠義者邵

州也墓廢不脩有司無責乎援詔例下之郡知府陳公
效同知談公經率義唯謹饒郡通判漢不欲重煩于官
也率其房佐三之一而擇其才者茂春嘉猷近芳董其
役九龜平時廣一十六丈而奇甫僅有也竹澗下井復
立華表而追正僧之遷事俊曰吾林衣冠不中輟于是
可已也僧感加愧卑其塔若墓之垣於是藏骨猶故而
外勢改觀材行井頭復新瀛州高平之墓家君主事翁
與都憲復割祭田於是瀛州高平睦州九牧材行井頭

又有祭矣嗚呼距知八百年而載舉之今哉修墓祭墓
非古也小宗行之尤無據然揆情起義亦無害為禮肆
在詔恩屢申脩飾而祭墓自天子達無間者準今推昔
林之祖亦有今日之心哉則亦無能已今日之報也夫
嗚吠之靈青蛇白雀之異容知有不萃祉有今如前哉
神助之文容知有不開發有今如前哉罵賊之忠憤容
知有不作委質之氣有今如前哉祖孫父子兄弟緋紫
無虛位容知有不啓佑禪續昌大有今如前哉神之道

不可知然亦胥自盡者縣丞軫具梓漢命記其詳遂聯
書之若總祠之建田之復睦州墓之修則又俟子孫之
賢有力者弘治甲子六月之吉邵州二十二代孫俊謹
志

積翠庵林元末與山七十又六畝田一百二十
八石洪武初造冊始報永福寺見霞谷行狀查
梁志東林塘西陳墻北大山南公路則山皆林
山也睦州墓在澄渚

君子堂記

莆郡王文學廷器將屬記君子堂授意郭君思清云爾
予曰無王氏事耶王子猷性好竹呼為此君植竹記稱
竹類君子先生好竹乎曰非然也無蓮乎愛蓮說稱蓮
為君子茂叔所好也先生亦近之乎曰亦非然也曰然
則自況也則非所以自附也裴主簿不知何如人君子
齋荆公實記之公之文流布海內迄今四五百年而主
簿之名因以不朽予則如何曰亦非然也先生括蒼人

縣有君子山王氏世居山下堂名因山名也曰然則何
記記者紀其實以垂不朽之托云耳山不朽也堂所是
山無可記矣郭歸以告翼日先生來席且定避而言曰
聞命矣竊有自解者齊之秦秦之華晉之恒楚之衡皆
鎮也武夷峨眉匡廬則元夫鉅人所生與旅寄而名耳
君子山措甌括一隅天祕而地惜之至今焉譬諸野逸
非有物色則終焉而已然則堂固自附於山而山亦不
能無待於堂也吾嘗坐吾堂以觀夫山之艮止不遷則

吾之燥心定矣。垺土受而不辭，則滿心消矣。草木鳥獸，寶藏生而不有，取之而不斲，則夸心鄙矣。又息矣。朝嵐暮烟，丹碧縈遶，石出雲土，化雨以幻，天巧成能，二五之妙，則吾之斐然文陶然澤者，又自考矣。吾非山之所得托也。且不東走齊，西走秦，南走楚，北走晉，所謂泰者，華者，恒者，衡者，無得而見矣。得見吾君子，無可乎？夫子思聖人，不得見，欲見君子，以及有恒山，固恒也。守吾恒，以無負吾山，以無失君子。吾將覆簣而往，亦將懲邱陵學。

山而畫也吾王世有令人衣冠文物甲一邑雖不敢妄
附茲山亦不謂無得君子也予曰辯哉云然堂不可不
記也予告子矣予不能荊公文不可傳也子歸而時自
勵焉予將附以不朽弘治庚申九月吉日莆田見素子
林俊記

息心亭記

予獨愛村居水泉林麓之勝當予意者惟白水為然靜
士達人偃蹇數四當予意者又惟李先生深甫為然先

生既謝京傳教事歸白水息心亭所為作也問語人曰
吾觀陰陽之化以靜瞰動息之機日之動而盡息乎夜
歲之動而盡息乎冬以至貞元翕闢天地一大動息其
旋轉則又無窮焉惟人生則寄死則歸歸則長息而不
可復回其無甚痛歟故壽率百歲為期五十則衰衰則
亦可以息惟情態就涼快目稱心之不如其舊其不息
恒多矣吾誠念之夫光景轉瞬吾已望六之年後日之
不足把翫亦審矣抑四時之序功成者退吾又可委動

于子而自息之時吾何繫而不歸哉吾坐吾亭一腔淵
漭百念灰寒閒雲意定白鳥機忘農談魚話於雨香烟
細水光月色之間曾不知身世之在人而溪山猿鳥之
非吾分物是何有簿書鞅掌以役吾形輪蹄奔軼以動
吾氣枯榮升落以紛吾之懷抱者哉言已有進而言者
曰亭名義似矣夫掃軌深棲據梧送老日之夜歲之冬
子之戌又合矣獨不聞其衰無夢未忘擊磬之心乘化
奚疑尚托閒情之賦士君子主持世道至靜有至動之

感焉不然疇昔之夜攬衣數起嬰江湖之念而系杞人
漆室之憂者非亭中人耶先生曰有是正德丙寅冬孟
見素子林俊記

湖廣貢院增修記

科舉昉於周迨宋詳焉荐棘限簾制度草創開元間禮
部始有貢院崇寧政和諸省貢院立矣湖南地居形要
人代遷改國初鄉比有事假城隍廟為之正統間始建
鳳山之陽因山為制席舍聯山岡而公堂顧俯其下位

寘殊弗稱成化戊子有司者更之仍陋襲簡率期至則役千夫費千緡權宜修飾一畢事即如廢墟弘治乙卯予監試院中思一處而非專責也歲甲子監察御史包君澤來按是藩適屬舉事偕同官夏君璲藩臬之長今都御史朱公欽湯公全暨諸僚貳謀曰薦賢大事湖南大藩而是地處士無苟耶且歲必修修必費費竟無用孰若一修而永固費重而歲歲存者耶僉曰然質之都御史今侍郎韓公重王公鑑之語合授事于武昌知府

陳侯晦聽自擇其屬與部民之良者委焉而視成于朱
時江漢飢武昌實發粟八萬斛望哺者猶蟻集城下朱
偕陳謀曰是可舉范文正法矣具米于官人四升而傭
之遠近畢至日無慮千人乃市民居拓地四畝許前為
騰蛟起鳳坊稍縮為門有三司公事廳百職供用所有
樓有祠有受牲之所門之內有檢閱廳有飯軍局路紆
迴轉摺廣四丈而餘當摺處有某坊有二門有閣扁曰
大比文場有巡綽房有樓立于臺上則明遠樓也有監

試之至公堂衡鑑堂在其右監臨居焉有公宴之文明
堂堂前左為謄錄所對讀所右為彌封所受卷所謄錄
加樓棲諸生也後之左為提調堂右為監試堂又後為
五經堂出題處也有收掌試卷所有刊刻刷印局又後
有文衡堂左右為室考試官居焉月臺之左有庖廩門
有供給所有物料房有宰牲所有滌器池棲宿炊浴拚
除地具焉凡為屋間計者二百二十有四樓者二坊者
三井者七屋新者十之八仍其舊而修者十之二垣以

丈計者若干肇工於是歲二月至七月以成告堅樸明
整不溷不泄執事有戒而後先以臨者易密士子作氣
亦倍是于前矣陳侯以包命屬記久之陳復書曰包不
幸矣義不可使無傳惟古聖王茂弘至道搜進羣髦堯
靡遺野舜闢四門湯立無方文濟多士固非規規藝術
以繩度人才然自科目之設甲貶乙更未之竟廢蓋所
謂無可奈何之法而羅英掄俊無越此途識治者深望
焉夫重士重道也亦重治也則所以羣之聯之開成而

廩食之由之上甚勤而閱試之地由之有司者顧如是其苟是宜其有是役而衆忘之胥同也夫事始諸心者也固則常襲焉畏則難阻焉隘則嫌忌焉疎則陋遺焉不襲不阻不忌不遺非智且公且密且勇不能奚獨一貢院集事間哉抑諸士有忠告焉去陋就嘉闕隘而敞宜有司責也迨其身獨無所同然乎未可他求者亦自盡而已矣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吉莆田林俊記

見素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見素集卷九

明 林俊 撰

記

醒翁亭記

昭武羣山之囿而登高最高清拔秀整升其巔以瞰城郭則公宇雲連人居鱗次溪山環合斗折于其下舟航下上於走雷吹雪削丹叢翠之間轉息萬態海日蒼涼

桑影直射郡之勝曰熙春朝陽者是山也山近下頗夷
水旱時禱焉故守得時至其地而肅神靜慮憩息無所
吾友夏公育才先守延劔裒然廉直之聲載移是郡則
既鼓而付之矣又孚之以實惠久之人以安公公亦樂
而安于守也結亭夷處與僚案叅公政而覽民俗因是
亭以嘉惠是郡亦屢矣間携酒約客公固不廢飲亦不
流飲飲無醉醉亦無亂歲且得代而亭無令名客曰亭
名以醒翁無可乎僉曰可則走書請記予笑曰是醉翁

變例耶六一鄉邦先達之賢公仰止亦素矣六一不在
酒而以醉名寄山水而醉也公不廢酒而以醒名無亦
寄山水而醒耶蓋善為同者無迹之滯耳矣魯男子無
害同柳下惠元亮無害同諸葛孔明公之醒亦奚害同
六一之醉耶夫酣酗勢利酒亦醉不酒亦醉抑衆人同
也故曰皆醉惟醒者獨異于是陶然自適將不知天為
大古往今來為久死生為一旦暮則雖處醉鄉狎飲徒
猶兀兀然以醒奚暇與世齟齬一滯留之淺之介于意

者山水無情而無累於物者也人之情寓焉樂而情酣
焉無害為醉對而情適焉無害為醒二名無不可者客
善名而公之自況亦大矣六一謫滁時以直道寡合久
之竟起樞密叅大政毅然任天下之重公之道無然乎
醉翁滁繫思之地郡所以致其愛者醒翁也甘棠勿剪
二翁竝峙於滁邵之間二州山水均有托矣正德丙寅
夏仲蒲見素子林俊記

杏隱記

樵木屠釣傭卜皆可托自隱然莫如醫醫之學肇於岐
黃而載於周典其學有自而其施用有經在百家固仁
術也故懷濟人惠物之具者不利于施則徃徃托于醫
自見蓋所以為道一也龍坡方君子建少從宋恒遠氏
學醫恒遠傳文謨文謨之學實宗用晦二先生以素問
靈樞難經為宗參以仲景叔和潔古明之仲脩之論而
濟以吾儒之道術故收效特完甫之醫推方氏君再世
其業既久而精凡莆之士夫細人郡邑之長貳疾必迎

君藩臬大吏之疾亦迎君君治多奇効効多厚酬不能
酬者無較也或謂有董奉之風名醫屢薦先事輒引避
長軀豐頰瀕老一布衣韓伯休流亞也僉憲黃未軒曰
子建醫而隱宜號杏隱曹郡丞良金為繪圖而予記焉
皆德君者尚論其世君之隱其殆有終乎前四十年予
業儒君業醫濟人惠物為心皆同也亦旣皆有遇矣予
用輒心違君按方審証攻截補瀉投劑而奏功無不如
願君顧有大行其間與埋光鏟米獨善其身者又異矣

追憶孝宗敬皇帝龍馭上賓論者歸之薦匪人而藥進之誤有如君者數人通院籍任專寄容有此耶嗚呼斯謀國蓄材之疎臣子殞裂之至痛也謹備是記使後之觀者警焉正德戊辰仲夏鳳山林俊記

上垵山記

邕公墓在山之西北山九起伏墓在其中盡處面三山山外海海外又山吾家子孫衣冠視長房端州而他房不及意然乎此久聞之族前輩

廷用公公死方念之一野老無意道及其處云
前四十年棲隱僧尚有祭此天幸也因厚賞之
是墓皆邵州續慶圖後事墓又不知其幾紅窻
蓋七墓云方者名文二今絕矣

上埵林山也在尊賢里梁志東林塘西陳牆南公路北
大山山至中一山也云林庄墅林墓埔子孫八代不離
此墓田二十四墓八丁向者成化末方者冒市它姓立
五墓俊侃贖山復之墓不遷存厚也正德戊辰謹志

夢紀

己巳歲之二月十三日也夜夢東山移公署寢所寓予
且曰吾瓜食之不盡則位置皆瓜意所知者之惠示一
帙若密件功狀然者又索予詩疾讀予曰多為公作公
曰某亦有懷公詩欲誦而忘又曰可無贈予曰未論風
沙無歲月亦知道路有春秋拾斷楮書曰望斷狼山火
不紅亦知一范在軍中射穿同輩老無力箕敵先朝策
舊工心折正如東下水書成難寄北歸鴻祝天眠食陰

晴外是處青山欲葬公公袖而去噫異矣予別二十有五年中間僅一會往來書問甚簡迹甚疎而嚮往徒切不知公亦置予一懷抱何如也而神交有是生耶否耶示我禍耶福耶久絕貉首之懷無為代瓜之夢若完歸公兆或吉占也索燈備錄對之淚下

木蘭烟水記

蒲石花竹書畫皆予好然惟書獨留餘無蓄焉有遺者往往為好事取去若棄唾無問每興至就觀蓄有之家

無酬直之勞樹植封護布置之勤而寓日常新驚收哀
取擲百金而不靳無我之見又無我之多以辦如是也
亦善好矣弘治丙辰予謝事歸于家家隘無所容寓厚
墩又寓東園青野瀟漫木蘭在其望趨海之路其一經
吾門烟霏上浮紺碧在其下層者立網者遊釣者分榕
根而坐歡笑諧謔其意要不專在魚也夜向靜負販之
舟拏音清遠合韶韻之奏田車咿軋如訴如怒又如軍
中之樂簫聲隱隱如鳳喈鳴仙子凌虛而馭風又如嫠

恨閨愁暗鳴咽使人有杪秋荒落之感江湖心事未
來之歲月已盡付烟水間矣例不與燕會故舊間欲致
予拉以登舟舟必溯木蘭性意閒適人世事要未易此
也誤荷先皇帝今上知遇召命屢辱予屢辭揣分固然
亦不欲烟水獻笑也留臺時吳小仙偉以畫名倨視尊
要獨致勤于予予薄其使酒任俠跡其所工又非予之
所好也不納久之予第一素知其然潛致偉偉忻然來
濡墨揮素頃之成大幅宛若身與木蘭遊而細模吾真

于雲泉風壑之下豈其心誠巧與得之夙窺而然耶一
素為軸奉予予曰吾自有真奚俟假耶予嘗立溪橋雲
物幻變於卒談疾指之間是固真元默運妙用顯行鬼
神不能測其深彼數寸之管數尺之綃又惡能盡耶偉
得木蘭之粗疑亦未盡予之蘊也且私諸家者未盡同
之人有諸身者未必不失之子孫木蘭天造地設以斷
送吾老吾樂也公之人無德傳之吾子孫決不為有力
豪奪而不吾守仁且智矣弟奚取以混吾真移吾情哉

一素起曰命矣記而併歸之正德己巳夏兄見素記

晦庵朱先生燕居記

正德辛未侍御賀君志同之按治吾閩也道建陽謁吾
晦翁文公朱先生考亭之居明倫堂之左吾夫子燕居
之祠在焉先生每晨起拜先聖意者是祠也侍御君病
其隘檄所司拓而大之堂之右亦構一祠為先生燕居
之所既妥神位郡守羅君柔請記其成嗚呼先生從祀
廟學由京師達之天下皆然也專祠建有之劒有之婺

又有之與凡過化之鄉亦莫不然燕居之祠淳祐間漕使史季溫立之矣斯則侍御君欲隆先生之道以並峙夫子名教之地政其至也先生力任斯道研精經典常至夜分未嘗以疾病廢宦迹所至憫天命悲人窮宛然孔氏家法乞祠與告專志著書終一生容有餘力者耶所謂燕居則儼然端坐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造化之原探聖賢之蘊萬殊一貫析之合之極其精而盡其大慊慊然不知得之深而老之將至也由是而論夫

子之申申天天甚逸先生甚勞焉地殊而力異也夫子
集羣聖之大成以獨當道統之任卒之先生亦集諸儒
之大成以獨當道學之任上接夫子無愧焉抑大聖大
儒乘運而生者也大聖闢萬世之元氣大儒闢一代之
元氣扶翊世道則未始不同也聖盛於堯舜當唐虞時
也周既東而夫子生道不勝否而卒老不用然刪述六
經使世得為世夫子之功也迨六籍焚而秦亡後世竊
半部於論語猶足佐宋儒盛於濂洛當仁神時也宋既

南而先生生道不扶衰而雖用不顯然傳註六經使世
得為世先生之功也迨偽學禁而宋亡後世稍究心於
道學亦足扶元聖功儒効天地古今之不可一日少焉
者也皇明人文天啓五百符運數考之其時矣不能無
斯道之責望也求先生於動者先於靜得先生之所以
勞然後望夫子之所以逸是祠其興衰復泰學聖賢之
大機歟侍御莊整有風裁得之尊府憲副澤民公廉謹
之訓為多斯舉亦具知其趣矣

孝友祠重增祭田記

吾林福唐尉公以孝聞于朝詔立雙闕旌之蠲其徭加爵饌焉唐貞元時也歐陽助教公詹有述黃校書公璞有傳宋嘉祐而下凡五修之呂秘閣公夏卿王梅溪公十朋有碑陳正獻公俊卿真文忠公德秀有記入國朝郡守岳蒙泉公正由城之外遷之內今烏山也丘文莊公濬族祖侍郎公文有記嗣是分守大叅熊公祿又脩之公缺世孫員外郎夔助焉弘治丁巳歲也惟祀事之田

畝計者僅七餘而分者僅五歲入之租恒乏夫祭疏則
怠怠則忘具物比時以厚報也井田未廢卿而下有主
田近世士夫家祭田之立以致豫也斯孝子之志也林
之力則顧有所弗逮正德辛未督學憲副楊公子器謁
公祠而少之割以公贖之金兩計者五而畸楊公擢去
憲副姚公鏌代之割以公贖之金兩計者六而畸檄郡
守張公琦經理其間因足以祠之菓利與城居之子孫
縮祭之費市田七畝以先承其匱以俟夫來者之贖是

固人心好德之同公之孝生能格于天感于君歿能致
歆動人人至于今未泯也嘸自道學失傳佛老氏以邪
說聾聵天下琳宮梵刹金碧燦煌勝地腴田施入若棄
梗獨未聞支一木割抔土為徃哲地者是無他彼能私
以禍福驚動人人亦私以幸福脫禍之心應之吾道公
人心以立大防者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君子同是心
而追慕其道是人精神感孚於百世之上欲起之於百
世之下以薰道俗則所以為公地者其與可知矣二公

廉而明方直而靜遠學宏識負時名意之今若不足留
宜於古而獨信也又况柄王風俗道化先焉歐陽子謂
立其本以勝之名教之地勝邪之一幾也記以傳盛事
諗子姓世守焉正德壬申仲冬邵州二十二世孫俊記

三功祠記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夔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
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祭祀以
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倒持綱常蟻

名教乃爾可嘅也夫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稱
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偽命專
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
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晉敦可祀他日監鄢亦可
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
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有先于是者乎嘗怪述生盜名
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繆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
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

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
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為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
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
土故祀以為社書曰宜于冢土下闕雖一里之社土之
人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
瀆具在祀典潞公所脩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
于山川闕又江之襟喉民寄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
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焉若乃炎精中微

奸偽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胄自依則述將與賈
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
橋覆溺入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
之禍至于今為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順也亦祀典
也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無
赦者况予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
祀以聲討監之端道之大關若此無謂然乎哉是秋仲
月蒲田見素子林俊記

南平關記

南平佛圖舊關也申其險以自固也無謂乎佛圖故更之南平因郡名之舊也正月曹平六月藍平十有一月方平志喜也亦志備也主是役者巡撫高公崇熙巡按王君綸予與焉分守邵君資兵備何君珊與郡之守劉思賢判張曰善令張憲相是役者是歲正德辛未見素子林俊記

槐庭記

族諸兄廷評槐庭烏山之下居也地衍迤以就夷東西
家鱗次風氣蘊蓄萬象俱寂無覩也寸碧隱隱出屋上
則西南數峰出沒明晦無足寄遐矚而騁逸懷必樓焉
則鉅野砥平山縈海截聚落星布萬井湊簇而雲連草
樹綿絡如簣禽魚上下可數也夫不貴其見貴無見而
寓有於見取諸近則然也庭有槐烟霏樓散雨青而雲
碧晴旭東上葉沃若有光日之入晴月影布連碎而疎
稠陰隨庭轉據床以憩則赫曦奪炎蒼雪下墮繁樾帡

庇風徐徐然來毛髮蕭爽花糝糝撲人面祛煩澄慮不出戶而值林野歛熇喧而退之寂也吾遠求乎哉記省事直今棲息盼戀是槐矣始若尋尺然液嫩焉耳矣繼若拱把然穉枝出簷葉夭夭鮮淨暢敷焉耳矣今則強本修榦上摩空青柔枝厚葉結團陰而擁高蓋蓋至是而槐得具觀焉獨恠夫堅中膩理材不後梗楠而不居梁棟味足愈風熱而已咯飮不參參著為伍色可以染而鮮麗不竝乎丹青予之道殆然乎殆非然乎夫童而

至於冠日則有待也而壯心勁氣其莫猶人也強而壯
猶是焉旣衰且老則歛翩戢采以縱浪野情夫人者長
風上征如在天上靜言思之其莫猶我也夫均之玉也
而易連城而取刖足而投鵲而韜匱而得其形倂以濫
夫十襲之珍遇不遇耳矣豈有宰物者限其間哉吾舍
槐奚適哉絮短而較長尺剋星漫秣見其小也昔景叔
以百口保符彥卿槐植于庭以自志也其亦小焉耳其
符也其幸也其不符如槐何哉噫斯所謂俟命者也景

叔有言公則無言又無心焉以身之不足諒其如后代
何哉然事者其固有合也景叔子懿旦孫素皆第進士
懿知袁州旦至宰相素亦為尚書吾林起家忠孝九牧
始之貳州繼之公伯父馬丞公父京推公與公則又繼
之視王氏無減也兩郡守伯兄公舜卿子富季弟正郎
君塾皆第進士舜卿公懿同塾富方隆宦業其將來容
不為旦為素者哉公諸弟奎壇又舉于鄉有民寄有士
責容不為雍為靖者哉馬丞京推兄弟竝官封而公之

封廷評也與京推同日命又世所無亦王氏所少也夫公無言也人得而言之無心也天容得而無心哉記庭槐併其侶及之正德癸酉春三月望族諸弟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蒞漳政紀

漳平始龍巖尾閩會而頗輔于潮成化辛卯始析縣理者弗怡効罔臻正德戊辰武昌汪侯宗程來為令方是時賊璫盛啓賄門吏緩禍速化恣之為漁獵取百至民

力匱以轉流侯渙收焚釋之慎示畏約示省嚴以痛梗
右仁弱而撫摩之豪食為歛流為復者數十姓無名委
輸數數然土瘠民疲為懇懇且爭有損上益下之道焉
百廢籌緩急舉之大成廟修櫺星門修社稷城隍又脩
明倫堂建棲神重道則然也庠生有課塾生有師繼其
乏獎其修而登其可進興學則然也樹縣柵塲鄉兵簡
閱之禦盜則又然也皆節縮取辦惟常平難為之所則
倣榷鹽議白之當道間一行之得穀八千餘斛比足白

止曰毋吾厲階業備荒之豫而毋啓濫觴之征人以為
宜侯猶而剛故擔荷力而常私在民不養交為己私便
錦衣楊者賊璫黨也勢方熒侯繫其家人之專利者藩
司吏怙勢挾賕侯發之部使者褫其役民則有謠鄉有
虎侯誠禱而尋殪之民又有謠武平寇逼邑且入侯持
弓躍馬先鄉兵蹴之擒斬數十寇遁去朝會故事公役
侯私募為給龍巖乏尹羣言之當道必侯攝侯攝茂著
遺聲遂載被殊獎二邑稱為快侯書績天官父老狀治

蹟請記刻之石以系侯思侯子監臨所取士既知矣政
隱約未詳漳遠也徐覈之始之自邑來者曰侯果良為
六邑最繼之邑之人言仝郡之人言同士夫言又同郡
之守陳君宗禹來書曰聞有詢于淳淳守者也果良者
也治六邑最方始為得人賀曾生元清林生汝復來言
曰侯果良也文漳人之心且勵嗣政非侯佞也予曰既
知矣抑不見夫負百里者乎始則矍鑠然繼則蹢躅然
吾懼夫末路之難也侯可久乎曰可然則南之軫不可

期漳不能侯久也昔秦人之鼎一十鈞一百鈞一十鈞
令曰舉者與有差烏獲過之舉十鈞又舉百鈞又舉千
鈞然則漳十鈞之鼎也侯將舉其重者二生惘然予曰
人心也記之

性善書院記

見以聖賢而定獨至之論孟子所以擴前聖黜衆說而
的示來學為歸者也聖凡亦絕矣比而齊莊周所畏也
而孟與世子固言之嫁異說以愚人人抑非心所宿存

也滕文國也大德間建性善書院中敘比丘尼弘治丁巳漢陽馬君文盛以進士來尹宜厥官偕教諭黃君文雍謀曰是可緩無問庸甚吾道之辱廼承巡撫何公鑑提學邵公賢檄正之魏千戶某義益所介地院遂聯學宮戶侯丞簿尉胥相成緒黜聖顯麗鬼然一巨觀前祀孟子後祀滕文公別以樂萬畢然為配廡為藏修之所神而附之教焉介予友負外郎黃君顥請紀貞石嗚呼論性告子蓋屢變矣荀曰惡楊曰混韓曰三品杜曰惡

之端氣也舉其末而遺其本者也后稷文王叔魚越椒
揚食我之生異者氣也氣異如面固未盡四子所云而
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仁義
禮智是也性之善之謂道本謂之命自然謂之天動而
四端謂之情天者至純命者至公情者至真也聖與凡
容有異乎今夫木本同而榮悴異者氣也以過本則惑
矣培而達可榮也人性一本也聖凡一枝也始同而竟
異擴而充又同也謂之善宜無不可嗚呼定論也事在

強力而已強而為奚已而非聖強而為奚人而非已強而為奚天下而非人書院不紀之滕之天下可也請先之滕人士將羣趨而至焉以風天下又可也

廣元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鄉先生黃公之教諭廣元也法嚴而信教專而勤道立而人化之又戴之又思之則又尸之學祀之寓無已之托見先生之功之末由忘也方是時先生去廣元久故山坏壤棲斷烟翳荒棘閱有四十春秋講堂黌舍已易

舊址先生不可作先生故祠有司略弗舉經生學子熟
陶冶以出少者嗣學藉無復舊時門下然第相師承取
青紫無能外先生以為明式則先生之功末由忘戴且
思末之能已也迺因當道詣學而羣訴之于是叅議喬
君縉為立祠御史曾君祿為立石布政使周君瑛為之
記其又未之能已也則又羣訴之于是御史俞君諫為
立石僉事陳君時憲為求記於予刻之嗚呼物之成廢
弛復無可得而知人心者無可得而強也有可為之勢

而無所可恃之實則離宮章華飛廉桂觀竟化為殘甍
斷礎埃塽莽蒼之墟况以盈丈之祠久就淪落欲厚望
其復之今無難耶前是主教席與後是代至者予不知
幾人無聞于位與既去而忘爵里姓名者宜多矣有謀
所以祠與記之之復如此耶是可見先生之澤系屬人
心如是深以固也昔蜀未知學文翁化之故蜀人祀文
翁至今胡安定教授蘇湖敦尚實學太學取其法為法
故亦祀于湖不廢然則廣元之祀先生殆將斯學相始

終無窮也先生名韻字聲叔行實具載周君記今戶部
貢外郎顯有風望克世家學先生孫云

雪筠記

予初識方松厓雪筠諸生時深畏愛且敬焉因為忘年
交既而二君名益起松厓今為按察僉事雪筠為知府
別號皆取名與字為義松厓已屬予記矣雪筠又以記
屬予二君者抑誤為知己也記南都時宿雪齋雪筠
邀予飲僧舍長松數十株夾紆徑南轉至方丈梅與桂

間植環牆外以下闕牆內庭院蕭然僅二竹亭立碧蘚
間殘雪在其上予視熟忘之客問梅曰古矣桂曰幽矣
竹曰君子哉清不俗矣客謂有私夫竹者有頃風觸而
鏗然聲雨洒而蒼然色烟拂而隱然形月浮而光炯四
燭清影在窻戶始信梅桂不能獨當而又有感夫竹之
雪之遇焉夫竹風宜雨宜烟宜月宜而未若夫雪之宜
輕盈瑩潔清而最易見者而加之蕭疎清曠之上離塵
絕俗有加焉造物者又將以彰其介然者以自見耳由

是而論完名奇節不在百圍之大與附枝連蔓之多竹
優為之矣雪筠其深有取焉夫好必得所以好烹茶徑
造雪蓬筠軒迹耳蘇長公遺蝗入地無竹不俗之句意
語造妙然僅得其粗衛武公蘇子卿蓋真得者淇澳之
興不及雪自與雪會荒徼之竹不生子卿固有焉雪筠
誠素慕二公者又惡得不二公為告哉或曰松亦雪宜
揚剛風樹勁節青天白日之下將賢昆弟駐觀焉名成
開徑予將披敞氅著穿履棹雪夜之舟坐松根眠竹屋

東南更互兩主人二君笑曰然則何携而往

虛谷記

霞城周君時謙謂予曰近世立號紀其地若太泛寄其興若曠而其適與已無與夫何往非道亦何往非學哉吾將實求之因吾字以求畢吾志吾號無虛谷宜予戲曰君求實而虛之奚實為君曰是所謂虛而實之之義也昌黎子記燕喜亭其石谷曰謙受之谷谷言德也夫泉山出而流注于坎坎虛也虛則受易曰地道變盈而

流謙受益之義易所謂天道仲虺所謂自得師者顏子
亞夫子而聖究所從事惟若愚若無若虛焉耳夫子暮
年預計商賜之損益豈故無謂為抑揚者哉商能虛而
賜重不能虛不能虛則不能受無虛心靜慮淳涵之功
如陡厓斜徑非急則高水不能宿魚龍不能家雖百泉
其無以受也無以受無以實也嘗試呼夫山之椒水之
涓至谷則應虛而靈也又嘗試觀夫勁風之鼓濤吹浪
萬水俱渾惟谷則不渾虛而靜以清也涵星浴日雲容

天影花植禽鳥之蔽虧合散萬象下垂毛眇可辨惟谷
水獨宜清極而明異也夫溝澮雨則盈不雨則涸谷受
源于泉者也盈不驟溝澮而涸顧以後時非深焦極曠
水泉竭而谷常津津然潤滴滴然以流沃漑之澤收數
井不當其利君子觀物而會諸心登山知道觀瀾而知
源川上秋水之嘆其各有寓也老氏子曰知其白守其
黑為天下谷今夫硤硤皦皦爆盆沼之盈其隱可知也
省方觀象循吾谷以自進庶其免矣若乃漚而溪溪亦

谷也。滙而江河，江河亦谷也。又滙而歸諸大海，大海又一大谷也。聖人者，與天地並，又以天地為谷。予之谷小也，小有所受，亦小有所趨。有至有不能至，予不能知也。谷宜有至而予終不能至，予知也。予重為谷之辱，敢累谷以自附，而萬虛一實亦妄有是冀耳矣。予曰：善。君將有其實矣。夫谷不至海決不壅而行之，山君循次而入，又奚憂旁躡却限以安于凡處于畫而已耶？百川學海之喻，其固自信也。君起進士乙科，長教事，吾莆裨身淑。

人不稍稍墮落凡格虛谷固所之矣而其至又可以涯量哉

顧晦記

族子汝儀西湖之居陽數弓曠焉因泉為池疊石成山環松竹花草雜寘之行尺徑斗折其間丈而亭弓而臺尋而夾室入而甕如處而洞如升而廊如適致遐幽致其廠以靜收林麓川藪之適化工不言羣有效職以各奏其成功而吾讀孔氏書日事事文事少以壯且老矣

譬之松然蟠結徒勢而無望參天魚活斛水以無遊江
淮河海之大然而燮薪宰割其殆免矣夫因號頤晦夫
震下艮上內實外虛頤之象養之義也養之時義大矣
莫切於養德養身慎言語節飲食所以致其養也反汗
朶頤頤晦有是哉其養蓋既熟矣惟明亦宜有而必養
之晦殆有見夫魚不厭深明之為松累者矣夫淺則招
狹則妬吾惡杜吾之招而取外之無妬者哉君子黃裳
尚絅固有居夫明者矣屏山先生作晦翁字訓曰木晦

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而以顏如愚致深
屬焉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陽潛藏也坤之六三曰含
章可貞以時發也君子自安於潛俟時而發然無容心
焉潛爾矣

靜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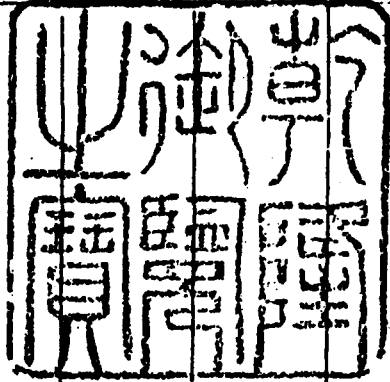
予友憲使泰和陳先生文鳴闕所居之東之室名靜齋
因自號焉具書請記于予夫藏修之居與玩適異玩適
爽為宜粵藏修之所宜所也惟齋與居近容濶俗氛所

謂心遠地偏者其然歟古者盤有銘几杖有戒孟之方
圓水從之矣君子取象于物有制外養中之道焉夫動
靜陰陽之分也陽主動陰主靜對言之也其實陰陽各
具一動靜乾陽也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
陰也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曰易之廣大
配天地人之心具天地而準之易者也動見天地之心
靜亦見天地之心無不有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易之
靜以藏夫感者如此君子體易之功亦自靜求焉抑易

無心者而有心則人也以有而準其無靜之功有未易
者於是有涵養本原者焉有洗心退藏於密者焉有齋
戒神明其德者焉戒懼慎獨養之至靜而過之將萌者
焉有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內外夾持而交致其敬者焉
蓋靜體也而用基焉靜無也而有具焉主靜君子所以
立本而用易也靜則虛虛則靈研其幾者至神也靜則
定定則堅防其欲者至健也靜則專專則一養諸心者
至純也靜則直直則方充諸氣者至正也靜則習習則

精體諸道者至熟也靜則公公則明蒞諸事者至斷也
靜則恒恒則久誠諸身以為學者至不息也範圍天地
極其賾曲成萬物極其變而顯用行焉萬有出焉廣大
備焉盛德大業配天地而與易準君子主靜之功如是
夫學則皆道也俗者歧之奇袤者畔而去之名吾道學
幸其偽相訾詆耳吾人者間入其幸以成彼之訾獨彼
人之過歟近時士夫以道學名楊月湖特副人意既晚
復幸得吾靜齋夫以一臂未交而相信自謂知己蓋古

有而今僅見亦難甚矣記靜齋不于予誰屬哉惜予負
意長時邁之慚受役斯文不能不自創也靜齋雋永有
奇志息煩專慮嚮道甚早日舉趾以望濂洛諸先正之
堂而跂其室幸毋分而自畫焉噫可量耶亦可禦耶



見素集卷九